

毛澤東評點二十四史

精華解析

梁太祖本紀

——《舊五代史》卷一

【毛澤東評點批注和講話】

〔一〕才數百人

——毛澤東讀薛居正等撰《舊五代史·太祖本紀》的批語（見《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》第二五三頁）

〔二〕唐宗失計平蔡州

——毛澤東讀薛居正等撰《舊五代史·太祖本紀》的批語（見《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》第二五三頁）

〔三〕朱溫處四戰之地與曹操略同，而狡猾過之。

——毛澤東讀薛居正等撰《舊五代史·太祖本紀》的批語（見《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》第二五四頁）

〔四〕萬騎不實

又是萬騎

——毛澤東讀薛居正等撰《舊五代史·太祖本紀》的批語（見《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》第二五五頁）

〔五〕以爲任子

——毛澤東讀薛居正等撰《舊五代史·太祖本紀》的批語（見《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》第二五五頁）

〔六〕不書死而書葬，蓋闕文也。

——毛澤東讀薛居正等撰《舊五代史·太祖本紀》的批語（見《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》第二五六頁）

【解析】〔一〕

毛澤東讀后梁太祖朱溫的本記至此，欣然批下「才數百人」，實為贊美朱溫英勇之意。

唐朝末年，社會動亂，人民苦不堪言。七七五年爆發的「安史之亂」，開始敲響了唐王朝的喪鐘。黃巢、王仙芝率領着廣大人民群眾也揭杆而起，又給了腐朽的唐王朝致命的一擊。朱溫原為黃巢部下，中和二年（八八二年）二月，黃巢令朱溫帶兵攻打左馮翊，唐將王重榮率兵數萬，與之對壘陣前。朱溫不敵，向黃巢求救未果，遂率眾投降王重榮。唐僖宗聽說朱溫投降，大喜過望，封他為左金吾衛大將軍、河中行營副招討使，賜名「全忠」。

朱溫投降唐朝后，向黃巢農民起義軍瘋狂反撲，中和三年（八八三年）四月，朱溫攻占長安，黃巢農民起義軍向東退去，朱溫抓住戰機，率幾百人的軍隊乘勝沖擊。毛澤東主席讀至

此，心情很複雜，短短四字的「才數百人」的批語，道出了他的同情、無奈和佩服。

黃巢起兵時，聚衆也不很多，可他進入長安，「滿城盡透黃金甲」時，手下的部隊多至幾十萬。誰知，短短幾年，竟被迫退出長安，被區區數百人的朱溫部隊追得落荒而逃，實在是可悲、可嘆。毛澤東主席一向贊同、支持廣大人民群眾組織起來向統治者挑戰的農民起義運動。農民起義是推動中國漫長封建社會的最直接的動力，這是他所一向主張和認可的學術觀點。在他心目中，唯有起義、造反，人民才能翻身得解放，他是這樣想的，也是這樣做的。當他看到黃巢起義慘敗時，批下這句話，反映了他對農民起義的同情之心，其中也不乏有對缺乏理論武裝、思想指導的農民起義「哀其不幸，怒其不爭」的嘆息。

在毛澤東眼中，朱溫是個難得的軍事家。雖個人品質有問題，但不能否認朱溫的軍事指揮才能。朱溫，宋州碭山縣（今安徽碭山縣）午溝里人，出生在一個破落的小地主家庭。年幼時游手好閑，為害鄉里。投到黃巢手下後，漸露軍事指揮才能，多次率兵出戰，勝多敗少，立下赫赫戰功，被黃巢由隊長提升為大將。叛變以後，唐朝對他又委以重任，讓他率重兵去攻擊農民起義軍。看到農民起義軍日益渙散，戰鬥力不強，朱溫乘機奪取長安，把農民起義軍為之奮鬥多年的革命聖地搶先占領過去。朱溫占了長安後，並沒有急于停下來休整一下軍隊，而是看到農民起義軍倉皇而逃、潰不成軍時，遂下令派快兵追趕，又借勢奪取了好多地盤。

毛澤東佩服朱溫軍事方面的遠見卓識，對他敢于以幾百人的部隊長驅直入而贊嘆。此種情況，實際上就是一種「借勢」，即借助有利時機，以較少或較弱的軍力去奪取平時連想都不敢想的勝利。毛澤東善于「借勢」，經常像朱溫那樣抓住有利戰機，贏得「以少勝多」的勝利。

「才數百人」的批語，反映了毛澤東對朱溫軍事才能的認可。

【解析】〔二〕

毛澤東這一畫龍點睛式的批語，非常鮮明地概括了朱溫消滅秦宗權、奪取蔡州的「一石兩鳥」陰謀的得逞，和唐昭宗的糊塗失策之舉，自此朱溫尾大不掉，唐家王朝也最終被他滅亡。

秦宗權，許州（今河南省許昌市）人，唐末為本州牙將。農民起義爆發後，他被調至蔡州，恰值黃巢別部攻蔡州，他率部拒守，保住城池。此後，他得到監軍宦官楊復光的歡心，保薦為蔡州節度使，率蔡州勁軍萬人抗拒起義軍。黃巢退出長安，轉攻蔡州。秦宗權迎戰大敗，投降黃巢。黃巢東撤之後，他便倚仗兵力，獨樹一幟，自稱皇帝。

朱溫趁黃巢部敗亡之際，招降納叛，擴充實力，收得了黃巢部素稱智勇雙全的名將葛從周。葛從周從此成為朱溫部隊的名將之冠，時人常說：「山東一條葛，無事莫撩撥」，可見葛從周的厲害。雖然朱溫實力大增，但他的大本營汴梁處於四戰之地，江淮財賦既已斷絕，漕道也就失了作用，要想站穩腳跟，就必須解決財賦軍糧的供應問題。而且，朱溫部隊與秦宗權的部隊相比，兵員多寡懸殊。要想擊敗秦宗權，實是難事。可是，狡詐凶狠、流氓成性的朱溫却能巧妙地運用權術，拉攏一個，消滅一個，然後各個擊破，逐步并吞，縱橫捭闔，用心良苦！秦宗權橫行河南之際，陳州土豪、世為牙將的趙犇本因抗拒農民軍有功，逐步升為陳州刺史，再擢為忠武節度使，他在陳州糾集丁壯，廣儲糧秣，用兄弟子侄分掌勁軍，擊敗秦宗權別部，保全一方。秦宗權增兵進圍陳州，趙犇勢力單薄，乞援于朱溫。朱溫抓住時機，出兵解

圍，和他約為婚姻，得到他的資助，財賦軍糧問題緩和了。與此同時，朱溫卑詞厚禮，拉攏朱瑄、朱瑾，以免後顧之憂，又派部將朱珍去山東招兵，充實軍力。朱瑄兄弟樂得朱溫為之屏障，便與他聯合。於是，朱溫得以全力對付秦宗權。

八八七年，秦宗權孤注一擲，聚集悍勇，自鄭州猛撲汴梁。朱溫得充、鄆援兵，士氣大振，大破秦宗權部，斬首二萬余人。秦宗權遂奔陝、洛、懷、許、汝諸州，向南逃竄，朱溫即獲大捷。

這時，秦宗權部悍將孫儒竄至淮南，與楊行密相攻。唐廷任朱溫兼領淮南節度使，朱溫剛剛遣將發兵，而孫儒已被楊行密殲滅，揚州平定，朱溫部隊還想并取淮南，却在徐、泗時被阻，不得進軍。八八八年，唐廷又任朱溫為蔡州四面行營都統，節制諸鎮，進討秦宗權。朱溫得到都統頭銜，便可以利用它來吞并鄰道了。這一年，秦宗權連遭敗衄，眾叛親離，被部將捆送到汴梁。次年，朱溫將秦宗權押送長安，獻俘朝廷。唐昭宗斬秦宗權，封賞朱溫為東平郡王。

毛澤東的批注，簡明扼要，意義深刻。一個「失」字揭示了唐昭宗對朱溫無可奈何、既怕又恨的心理。

蔡州本身就是唐朝的屬地，收復理所當然。但唐昭宗得到的只是個名，蔡州真正的支配權自此就歸朱溫了。對於朱溫，唐昭宗明知他是個不可信任之人，但他掌握大權，特別是兵權，手下幾萬精兵，隨時都可以皇袍加身取而代之。唐昭宗貴為一國之主，却没有真正的控制大權，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朱溫坐大。收復蔡州，真正的收益者是朱溫，自此蔡州成為朱溫的戰略

根據地，在財力、兵力上都一躍成為勢力最大的節度使，「東平王」爵位的加封也進一步提高了朱溫在中央的地位。

【解析】〔三〕

毛澤東在此批注，實為客觀評價朱溫的軍事謀略很高之意。

的確，在朱溫創業之始，其軍事上的才能發揮得很好。作為一個出身并不高貴的市井之徒，朱溫之所以能滅唐而代之，實能說明他是個很有心計的人。先是參加農民起義軍，跟黃巢一同打天下，屢建奇功，被黃巢提拔為大將軍。在出師不利的情況下，朱溫轉變很快，馬上向唐朝大將王重榮投降，保住了自己的性命，開始向農民起義軍反臉，在鎮壓黃巢起義的過程中，朱溫注重壯大自己的地盤，擴大自己的勢力，逐步成長為唐朝末年最大的軍閥之一，開始與另一大軍閥李克用展開了生死爭奪。毛澤東批注的這一節，就是朱溫與李克用生死之爭的重要一環。

李克用是內遷的沙陀封建貴族。沙陀族原出于突厥別部，屬同羅、僕骨部。突厥為唐擊破，又轉屬薛延陀。七世紀中，唐太宗滅薛延陀，置沙陀都督府。因當地有沙磧，故稱沙陀。八世紀吐蕃強盛，四出擴張，至八世紀末（唐貞元年間），攻陷沙陀都督府，沙陀首領朱邪盡忠率其族遷至甘州（今甘肅張掖）。不久，又被吐蕃逼迫，率部眾三萬東奔，為吐蕃追襲，朱邪盡忠戰死，長子執宜收合余眾至靈州，唐廷遂于靈州置陰山都督府，收其余部，以朱邪執宜為都督。唐懿宗時，龐勛起義于徐、泗，唐兵屢敗，遂起用執宜之子朱邪赤心，命他率所部騎

兵前往鎮壓。龐勛敗死后，唐懿宗賞賜朱邪赤心，賜姓名李國昌，論屬藉，授振武節度使。李克用是李國昌的第三子，十五歲時，參與鎮壓龐勛起義，以驍勇見稱。唐末農民戰爭爆發后，唐朝廷顯得搖搖欲墜，朝夕難保。李國昌父子早已了解唐朝虛實，此時更是加緊陰謀叛亂。八七六年，李克用在大同策動兵變，殺死防禦使段文楚等，逞兵攻掠。唐軍進討，李克用兵敗，逃往塞外，依韃靼部。黃巢攻破長安后，唐廷拼湊一切反動勢力反撲，宦官楊復光建議招撫沙陀部，唐懿宗遂下詔免李克用罪，并委任他為雁門節度使，加東北面行營都統銜。李克用奉詔，迅速率部西向，撲向長安，立了頭功，唐朝廷又升其為河東節度使，當時，李克用年方二十八歲，為諸將中最年少的人，因為他一只眼微眯，被人喚為「獨眼龍」。李克用嶄露了頭角，又得到素稱富饒、未經戰亂的河東地區，趁勢并取了昭義鎮，實力為諸鎮所不及。

八八四年，黃巢撤出長安攻打陳州不下，撤圍向東，逼近汴州。朱溫自知抵擋不住，乃卑詞厚禮，乞援于李克用。李克用早有擴張地盤的野心，遂親率部隊赴援。黃巢軍潰敗，退向山東。朱溫忌李克用強盛，表面上卑躬屈節，甘言奉承，實則暗萌殺機，陰謀殺害李克用。李克用此時還不滿三十歲，少年氣盛，屢勝之余，驕矜異常。朱溫在汴州驛設宴款待，為他慶功，對他恭維備至，而李克用却傲氣凌人，趁醉出言不遜。朱溫氣忿難忍，索性提前下手，于當晚派兵包圍上源驛，四面縱火，亂箭齊發，想一舉消滅李克用和他的隨從衛隊。李克用在大醉中被左右親信喚醒，在侍衛們的拼命保護下，倉皇逃出，河東監軍宦官陳景思和親兵三百余人，全被殺害。

上源驛事件并不單純是朱溫和李克用之間的恩怨問題，兩大軍閥勢力膨脹，總是難以并存

的，暫時的聯合，遲早會被激烈的火拼所代替，這是必然之勢。李克用回到老巢晉陽，本想立即出兵復仇，其妻劉氏力諫，以為如此反而虧理，不如奏請朝廷，請求討伐。李克用從其議，上表申訴朱溫之罪，請求討伐。而唐朝大臣中與朱溫素有勾結的不乏其人，都替朱溫緩頰，唐僖宗聽信他們的主張，下詔勸諭雙方和解。朱溫要用全力對付霸占河南的秦宗權，生怕腹背受敵，乃遣使以厚幣卑詞，向李克用謝罪，李克用想要兼并鄰道，又要與王重榮聯兵入關中，攻伐朱玫、李昌符，也只得暫置朱溫于不顧，雙方衝突暫時緩和下來。

晉、汴雙方爭霸中原，魏博鎮，宿州居其要冲，有舉足輕重之勢。魏博素號強鎮，河朔皆惟其馬首是瞻。自田承疇建節之日起，就蓄養牙兵，以為親從。此后，牙日益驕橫，經常邀功請賞，稍不愜意，就嘩變鬧事，而偏裨將校中懷有野心者，又每每利用這種機會，策動兵變，殺戮節帥，滅其全家，奪取節旄。八八八年（唐文德元年），節度使樂彥禎重役擾民，民怨沸騰，他又命其子樂從訓養親兵五百人，號稱「子將」，以取代牙兵，牙兵疑懼不安，聚眾嘩變，殺樂彥禎，推軍校羅弘信為節度使。樂從訓被逐走，投奔朱溫，請求幫助復鎮。朱溫出兵攻魏博，敗其兵萬人。羅弘信襲殺樂從訓，自知難拒汴軍，乃卑詞厚禮，向朱溫乞和。不久，朱溫攻兗、鄆，李克用遣別將援救朱瑄兄弟，假道魏博。朱溫施離間計，遣使游說羅弘信：「李克用是小人，他吞并河朔之日，即消滅魏博之時。」羅弘信半信半疑。正在這時，偏偏晉將李存信仗勢凌人，率兵萬人經魏博鎮，肆行橫暴，軍紀蕩然。羅弘信怨忿，發兵襲擊，李存信猝不及防，倉皇逃走。大批資糧兵械為羅弘信所獲。魏博既與河東決裂，道路斷絕，進援兗、鄆的晉將史儼、李承嗣也因回歸無路而投效淮南。朱溫東向并取三鎮，恐羅弘信乘虛襲

其巢穴，便甘言美語，竭力恭維。李克用處處樹敵，朱溫竭力拉攏，因而，朱溫得以全力經營東方，而李克用却給自己增加了許多阻力。

魏博既平，朱溫便開始進攻宿州。宿州刺史張筠堅守城池不出，朱溫又生一計，命大將丁會帶領士兵在宿州城東修築大壩，讓汴水倒灌城中。張筠無奈，只好出降。

毛澤東讀至此，情不自禁寫下了贊美朱溫的批語。在毛澤東看來，朱溫純屬白手起家，且征途坎坷，與曹操相似，朱溫勇于作戰，又長于謀略，從弱小的地位逐漸變為強大。先后攻破秦宗權、時溥、朱瑄、朱瑾、劉仁恭、王師範等軍閥，并把勢力最大的軍閥李克用壓制在河東一帶。到唐天佑二年，擁有關中和關東廣大地區，成為唯一強大的軍閥，初步統一了黃河流域。九〇七年，建立梁朝，史稱后梁。在整個開國戰爭中，朱溫采取了一些成功的謀略，并且還像曹操一樣，把唐昭宗劫持到自己的轄地洛陽，搞「挾天子以令諸侯」那一套，同時對不同的軍閥采取不同的方針。故毛澤東說他的狡猾甚于曹操。

但毛澤東十分看不起朱溫的執政才能，他認為朱溫當上皇帝后昏庸腐敗，遲早要被滅亡。果然，沒出幾年，后梁政權就被李克用、李存勖父子滅掉了。

【解析】〔四〕

毛澤東是個讀書非常認真的人，此處的批注是他考證出來的史實錯誤。

毛澤東所讀的《舊五代史》為乾隆十二年武英殿版本，其中好多事情皆以《資治通鑑》為準，而實際上《資治通鑑》中許多事情與事實不符。毛澤東普讀史書，對《資治通鑑》很是了

解。按照他的觀點，《資治通鑑》此節的表述存在許多問題。通鑑上講，四月李克用派遣大將史儼、李承嗣率一萬騎兵救援鄆州，七月又派大將史儼帶三千鐵騎到石門護衛王駕，十二月，李克用派大將史儼、李承嗣借道魏博鎮以救援鄆州。在毛澤東看來，《資治通鑑》對此事的表述前后重複，不辨真偽，難以為信，而且當時朱溫與鄆州的朱瑄激戰正緊，道路阻隔，不可能四月進入鄆州，七月又在石門，十二月又借道魏博鎮，因此毛斷言，《資治通鑑》有誤，《舊五代史》亦有誤。

當時實際情況是：鄆州的朱瑄、兗州的朱瑾二兄弟，同為節度使。唐末軍閥大混戰以後，朱溫為集中力量消滅秦宗權，極力拉攏朱氏二兄弟，以免后顧之憂。朱氏兄弟也恐自己勢力單薄為強鎮所滅，也想投靠勢力大的藩鎮，朱溫的主動邀請，二兄弟喜出望外，遂投靠朱溫。

朱溫消滅了秦宗權，多得朱瑄兄弟幫助。但是汴州戰役剛剛結束，朱溫就翻了臉，借口朱瑄兄弟用重賞誘募宣武兵卒，大興問罪之師，派大將朱珍侵伐兩鎮。朱氏兄弟沒想到朱溫是如此小人，卸磨就殺驢，非常生氣，就立刻致信朱溫的死對頭山西的李克用，請求李克用準其投降并火速派援兵救助鄆州。

毛澤東批注的這一段講的就是這段史實。據《舊唐書》考證，當時，兗、鄆兩州求援于太原，李克用派大將史完府、何懷實率兵千騎趕赴鄆州，此書沒講史完府等人赴鄆的具體時間。此書在下面又提到八月擒獲蕃將史完府，十一月，又擒何懷實。參考薛居正等人撰的《舊五代史》唐武皇紀和李承嗣傳，皆言李承嗣等人進入鄆州是在二年冬，所以毛澤東斷定《梁太祖本紀》此處記載有誤。當時不是派史儼、李承嗣率萬騎救援，而是派史完府、何懷實率千騎救

援。毛澤東的批注是正確的。

『又是萬騎』的批語系毛澤東的感情使然。第一個『萬騎』確實不實，許多史書也有指出，第二個萬騎系事實，與之相違的說法尚未見。毛澤東看到了『萬騎』，馬上聯想到錯誤，表明他對萬騎從心中產生了一種不信任之感，當他又看到萬騎時馬上就感到它像第一個那樣，還應是與事實不符的。這是他當時的聯想。

【解析】〔五〕

毛澤東批注的這一節，是朱溫登上皇帝位后分封行賞羅紹威的事。

羅紹威是魏博鎮節度使羅弘信的兒子，羅弘信死后，由他繼任。八九九年（唐光化二年），劉仁恭攻并滄州鎮，任長子劉守文為節度使，又率幽、滄兩鎮步騎十萬，圖謀吞并魏博、鎮定。羅紹威震懼，向朱溫求救。朱溫派葛從周赴援，大破劉仁恭部，斬其驍將單可及，全殲劉守文部五萬人。羅紹威感激朱溫解救之恩，依附更深，朱溫和他結成兒女親家。雙方結好，朱溫既可以主動北向出擊，又可借魏博為屏障，取得了進退自如、攻守隨意的良好戰略地位。

羅紹威解除了外來的威脅，又感到牙兵驕橫，是威脅自己身家性命的心腹大患。日夜憂眠，必欲除之而后可以甘食安寢。

九〇二年（唐天復二年），朱溫進攻鳳翔之際，羅紹威就密派使者，請求借兵誅滅牙兵。九〇五年（唐天祐二年末），魏博牙將李公灶密謀叛亂，事泄，率眾焚掠，投奔滄州。羅紹威惶恐不安，急不可耐，再次乞援。恰值其婕（朱溫女）病死，朱溫以會葬為名，選強兵悍卒假

扮擔夫，暗藏兵器，前往魏州，而以大軍隨后。在羅紹威的精心配合下，把八千牙兵殺得雞犬不留。次日，朱溫親率大軍趕到，徹底肅清了牙兵。

朱溫在魏州停留半年，羅紹威竭力供應，共計宰殺牛羊豬將近七千只，而糧食和其它物資的消耗，也跟這個數目相等，送禮以及所用的賄賂，同樣接近一百萬。等到朱溫離去的時候，魏州的積蓄一掃而空。羅紹威雖然解除了兵變的威脅，但天威兵團的戰鬥力，也從此衰退。羅紹威十分後悔，對別人說：「聚集六州四十三縣的鐵，也鑄不出來這麼大的錯！」

朱溫屢敗晉軍，重創幽、滄劉氏，中原無其對手，他便可以無所顧忌地長驅入關，懾服岐、華，誅滅宦官，殺戮朝臣，強劫唐朝朝廷至洛陽，置于卵翼之下。這樣做法，已為諸道側目，但朱溫根本不去理會，他一心想着早一天能够皇袍加身當上皇帝。

九〇七年正月初十，朱溫又下榻魏州，生病，在賓館休養，羅紹威恐怕他發動襲擊，遂到臥室晉見，說：「現在，各地紛紛聚眾起兵，使大王煩惱的是，他們都打着擁護唐王朝朝廷的旗號。大王最好早早消滅李家，斷絕人們的希望。」朱溫見羅紹威這麼了解自己，非常高興，病也馬上好了。

正月二十八日，唐景宗李柷派御史大夫薛貽矩，到開封慰勞朱溫，薛貽矩請求以臣屬的禮節晉見，但朱溫仍在公堂上作揖回禮，請薛貽矩登臺，薛貽矩說：「殿下的功業及恩德，廣在人間。天心、地心、人心都歸向殿下，唐王朝朝廷也想學舜禹禪讓之制，我怎么敢違背。」乃在庭院中，面向北方，三跪九叩，朱溫稍稍側一下身子，表示謙遜。薛貽矩回到洛陽，報告李柷說：「朱溫已有接受傳位之意！」李柷乃下令二月傳位。又派宰相寫信給朱溫強調這項訊

息，朱溫辭讓。

三月二十七日，李祝親筆下詔，把帝位傳給朱溫，命攝中書令張文蔚為禪讓特使，禮部尚書蘇循為副特使；命御史大夫薛貽矩為護送皇家御印特使，命攝侍中楊涉為護送玉璽特使，率全體文武百官，連同皇帝出門時專用的「法駕」，一起前往開封。

楊涉的兒子楊凝式，對他的父親說：「你是唐王朝的宰相，國家到了今天這種地步，不能說沒有一點責任，何況親手捧着皇帝的玉璽，交給別人，雖然保住了自己的榮華富貴，可是歷史將怎么評論？你为什么辭掉這個差事呢！」楊涉驚駭欲死，說：「我們全家，都要死在你一人之手！」心驚肉跳，幾天不能平靜。

四月初三，朱溫稱帝，接受文武百官三跪九叩。四月十八日，張文蔚、楊涉等人，乘坐皇家車輜，抵達汴州，自上源驛步行護送玉璽御印以及各種表冊，各單位都派出儀隊、衛隊，前后護衛，作為前導，文武百官則跟隨在后面，走到金祥殿前，一一列陣，朱溫身穿袞龍黃袍，頭戴珠玉冠帽，登上皇帝寶座。張文蔚，蘇循捧着亡國皇帝李祝傳位詔書，上殿宣讀。楊涉、張策、薛貽矩、趙光逢，也依着順序登殿，宣讀各人進呈的詔書，完畢之后，退下，再率從洛陽來的唐朝廷文武百官，三跪九叩，向新皇帝祝賀。朱溫遂在玄德殿擺設筵席，宴請張文蔚等。朱溫舉起酒杯說：「我輔佐國政的時間，並不很久，今天能够建立大業，都是各位擁護的功勞。」張文蔚等既慚愧又恐懼，叩頭在地，不敢回答，只有蘇循、薛貽矩等人，竭力歌頌朱溫的功業和恩德乃上應天意，下順民心。

朱溫接着招待朱姓同族和外姓親戚。在皇宮飲酒賭博，大家都喝得酩酊大醉。朱全昱忽然

把骰子投到盆子里，骰子四散崩跳，滿地亂滾，斜眼瞪着朱溫說：「朱三，你本是碭山一個窮民，跟隨黃巢當強盜，皇上命你為四戰區司令官，富貴榮華，高到極點，為什麼一夜之間，消滅唐王朝三百年帝國，自己當起皇上？你看着好了，我們朱家不久就要被屠殺淨光，還賭什麼博？」朱溫大怒，大家不歡而散。

四月二十二日，朱溫大赦，改年號開平，國號「梁」，封唐王朝亡國皇帝李柷為濟陰王，一切都援照古代處置亡國之君的前例。唐王朝中央及地方所有官員及爵爺，仍然保持。把汴州改為開封府，稱東都；唐王朝東都洛陽，改為西都，撤除唐王朝的西京，把京北府改為長安城，仍設佑國戰區，把魏博戰區改為天雄戰區，把濟陰王李柷押送曹州軟禁，用荊棘把他住的地方圍繞起來，並派官兵全副武裝，看守戒備。

朱溫稱帝，但政權不穩固，李克用勁敵未滅，屬地不時出現爭斗。其中魏博鎮雖屬后梁，但保留有很大獨立性。朱溫對此很是不安，就借口羅紹威之子聰明賢德為名，召至開封為官，但羅紹威明白朱溫之意，名是為官，實是扣為人質，因此請朱溫準兩子不去開封。朱溫難于用強，只好應允。

毛澤東一眼就看出朱溫、羅紹威二人的心思，故特意批注「以為任子」，揭示朱、羅兩人以兒童為手段斗法的故事，可謂入木三分。

【解析】「六」

闕同「缺」，毛澤東的這一批注，指明了《梁書·太祖本紀》記載此事有遺漏。依據通鑑，

可知梁書中缺了朱溫之死的一節。

朱溫出身流氓，賭博酗酒，早已成習，及至晚年，猜忌部屬，疑慮萬端，在衆叛親離、屢遭敗績的逆境中，逐漸走向死亡。

朱溫奪潞州，屠魏博，圍滄州，氣勢汹汹，咄咄逼人，結果適得其反，逼迫原為死敵的李克用、劉仁恭聯合起來，共同對付他。而完全出乎他意料的是，素為他所器重的大將丁會，被任為昭義節度使，聽到唐昭宗被殺的凶信，立即宣稱效忠唐室，討伐篡逆，舉軍歸降河東，晉軍唾手復得潞州。

在封建倫理深入人心的時代，「忠君」、「禮分」等觀念影響極大，以致朱溫的胞兄朱全昱竟在宮宴上，使酒罵座，斥責朱溫不該滅唐而代之，斷言朱氏要覆宗滅祀。老奸巨滑的李克用深知朱溫想要吞噬自己，然後篡奪唐室皇位；他又清楚，朱溫既急于篡唐，必不能曠日持久地來對付自己，而且，河東一鎮，尤其是晉陽城池堅固，易守難攻，朱溫難以得逞。因而，他據守晉陽，冷眼觀察朱溫的動靜，待機而動。李茂貞劫駕，成了朱溫挾持唐室的借口；朱溫篡唐，又成為李克用聯合諸鎮討伐后梁的借口。看來，倒是饒有興味的事。朱溫沒有曹操那樣的明智，把自己「踞于爐火之上」了。

朱溫猜忌諸鎮，採取「分鎮」、「移鎮」的手段，削減或削除異己，因而逼出許多亂子。使自己重蹈李克用的覆轍。魏博節度使羅紹威死，朱溫趁機移鎮，剪除河朔三鎮，乃借討伐幽、滄為名，遣將監魏博兵三千人進駐深冀，並改任羅紹威之子羅周翰為義武節度使，以代王處直。這一措施引起了成德節度使王鐸狐死兔悲之感，部將石君立勸他起兵反梁，他還在猶豫，

又發生了駐深州梁將杜延隱關閉州城，盡殺戍守深州的成德兵的凶殺事件，于是決心反梁，舉兵攻后梁駐深州部隊，并請援于晉、燕。王處直拒不受代，也遣使乞援于晉，推為反梁盟主。于是，梁、晉雙方戰略地位發生明顯變化，義武背梁附晉，晉軍可以下井陘而撫趙、魏，由被動轉為主動；魏博勢力削弱，且人心怨梁，后梁雖遣宿將楊師厚坐鎮，但潛在的反抗勢力只是待機而發罷了，他不但不能成為汴梁的屏障，反而逐漸轉化為后梁朝廷的重大威脅，殺人以示威，殺弱以自強，朱溫想用屠殺的手段來威服天下，結果把自己推向了滅亡的道路。

朱溫不但廣樹仇敵于外，還對部屬猜忌濫殺。驍將鄧季筠、黃文靖屢立戰功，鄧季筠尤稱名將，威震中原，朱溫忌其能，閱馬時，怒其馬瘦，借題發揮，當場斬首；李重允、李謙以違抗軍令處斬；養子朱友恭、宿將朱珍以擅殺處死，數十員梁將求情，都被朱溫趕出；愛將李思安貶后再用，鬱鬱不滿，也被處死。凡此種種，不一而足。雖然他們中確有應當處死者，但朱溫忌才害能，借故殺戮，終于導致上下離心，梁將擁兵叛離者，接踵出現。九〇九年（后梁開平三年），保塞兵變，李茂貞及其養子靜難節度使李繼徽意圖兼并，趁勢出兵。朱溫遣劉知俊入關屢破岐、邠軍，盡取鄜、延四州。偏偏在這時，朱溫聽信劉捍誣陷，殺佑國節度使王重師，夷滅其族，劉知俊疑忿交集，據國州舉兵反，聯合李茂貞。朱溫派劉鄩進討，劉知俊兵敗降岐，盡管梁何可保關隴，但內部離心者日益增加了。

朱溫昏庸腐敗，為發泄胸中積鬱，他一面恣行虐殺，一面縱欲宣淫，逞其獸性。其淫亂無耻，即使在封建帝王中，也是罕見。河南尹、魏王張全義恢復洛陽屬縣社會生產，使朱溫得以資軍，穩定河南。朱溫巡幸洛陽，住在他家，肆行淫穢，遍污其媳婦、女兒，張全義諸子不能